

經義考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 十八

瞿氏 九思 詩經以俟錄

卷

存

九思自序曰說經當以孔子之言爲主孔子謂吾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詩惟雅頌是樂章至於
二南未嘗非樂然南自爲南不當與雅頌並論也孔子刪
述六經凡關涉三代者皆以從周爲主周制所在卽是禮
之所在有此禮卽有此樂而詩經諸詩卽所謂樂決未有

無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王禮與魯國原是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賓之初筵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衛武自儆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蓋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今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爲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亦不敢參用子夏小序又除凶禮如國有大故旅上帝旅四望國有大旱舞雩有天地大災類社稷類宗廟凡去樂者去籥者弛架者徹架者厥樂器者藏樂器者陳樂器者厥筥器者弔日不樂忌日不樂者齋不舉樂服不舉樂者殯葬不舉樂祥禫不作樂上陵不作樂者不必開列其餘將同家吉禮凶禮軍禮賓

禮嘉禮盡數開列條目於每禮之下復開細目粘於壁間
日夜紬繹詩經白文以何詩歸於何禮卽定爲此某禮之
詩以何禮歸於何詩卽定爲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
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
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有樂而無禮必如此然
後二雅周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歌之詩方與夫
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初欲以諸詩篇名爲目而以五禮
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爲猶有遺禮若以五禮
爲目而以諸詩篇名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爲猶有
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
則聚在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
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爲目而以諸詩附於其下又

復以諸詩爲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一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考禮卽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閒詩矣

姚氏

舜牧

詩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之志則有一定

不易者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真有足啟萬世之咀嚼者柰之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柰之何陳說汨沒於所習而卽有能探其旨者付之勿問也今余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解者亟與辨正蓋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林氏

兆珂

毛詩多識篇

七卷

存

方承章序曰萬物備矣一不知而君子以爲恥宣存而不論者也山海經所有怪物固付之聖人所不知而在詩爾

雅與夫附益詩爾雅者其名其理豈可混乎繁露稱名生於真不真非名則無論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卽一之不辨而格致於何有是先生之所爲慨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猶慮失其真必檢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總之不離詩爾雅者近是若紀其變則列子天瑞之篇究其源則淮南地形之訓無耶有耶蓋亦付之所不知耳要之多識要之一貫將以博而不越其常者乎故是編之難如畫犬馬者也郭喬泰序曰吾鄉曩有鄭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其自序云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標曰志略精核爲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撰多識篇篇中主三百篇名物其三百記事之珠與漁仲先生嘗歎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

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試讀先生多識篇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

錢金甫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歷知廉州衡州安慶三府事

汪氏應蛟學詩略

一卷

存

應蛟自序曰先王於詩教豈不重哉自朝廷宮闈下迨國都閭巷皆絃誦風雅以涵泳性情而約之至正春秋時諸侯卿大夫聘會燕饗猶相與賦詩見志蓋其諷諭婉而感人深也說者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僅存其什一篇什雖簡而忠孝恭順禮義廉恥之節森然悉具以言乎興觀羣

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茲略已多乎哉

吳周瑾曰澄源汪氏應蛟婺源人萬厯甲戌進士厯官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

謝氏台卿詩經課子衍義

未見

錢金甫曰台卿字韋仲晉江人萬厯庚辰進士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存

徐氏卽登詩說

五卷

未見

吳氏炯詩經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
比諸考亭疑有異同長而聞之長者謂考亭信理不若毛
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
儒之毅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亭比而讀
之考亭無可疑者不復搜剔訓詁考亭有可疑者則取節
序傳兼附己意豈曰解頤聊存管見云耳萬曆丙午夏四
月

郝氏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存

錢澂之曰京山郝氏說詩專依小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醕者足以發明朱傳不可廢也

序說

八卷

存

方氏

大鎮詩意

未見

張氏

彩詩原

三十卷

存

陳此心序曰詩之爲教原以維世風正人心弗納於邪也故夫子存三百五篇而撮其要曰思無邪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桓武士有緇衣之好女有雞鳴之風安得概以淫斥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之案不其冤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張公爲東省名元淹貫百家沈酣六藝凡詩中意義兩可邪正相鄰者序傳疏箋各覩一班公直因其天然而衷之正的融其偏駁而會之大通又間出獨解直發聖賢所未發而於聖經賢傳毫不相戾如鄭風一篇原淫入貞而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推作者深情刪者精意默受推原者多矣尼聖

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公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儒刺邪以懲邪其功博而緩公原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藉維持者不小也尼聖可作當亟與之言詩也已

錢金甫曰張彩字還白一字歛之滕縣人萬厯辛卯鄉試第一官至刑部郎中

徐氏必達南州詩說

六卷

存

必達自序曰必達幼從先大夫受詩稍長繙閱諸先輩說有異同者又從先大夫質焉己丑春謝客扃戶作爲詩說專以先大夫爲宗而旁采諸先輩說亦時附以己意務奇

而不軌者盡黜焉間有稍異時說而揣摩作者心事情景躍然不忍棄去者出自先輩卽標先輩姓名出自己者卽標曰愚意其爲時所稱說而默想作者之意似未必然則存之而標曰再詳今去曩時已三十餘年髮種種矣生男八人爲築南州書舍聚而教之羣從子弟亦時時過從抄傳孔艱遂災及木其於教誨爾子尙庶幾焉天啟辛酉俞汝言曰必達字德夫嘉興人萬厯壬辰進士厯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其書爲舉子業而作李少卿日華序之

劉氏

憲寵

詩經會說

八卷

存

錢金甫曰慈谿人字行素萬厯壬辰進士南太僕卿

曹氏 學仕 詩經質疑 一名合論

六卷

存

沈氏 萬鈞 詩經類考

三十卷

存

沈思孝曰武塘沈仲容倣王伯厚詩攷旁引博稽別門相附凡攷之類三十而卷亦同焉誠詩家巨觀也

沈蕙纓曰萬鈞字仲容嘉善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知縣

顧氏 起元 爾雅堂詩說

四卷

存

起元自序曰先大夫以詩起家隆慶初讀書永慶山房嘗
手錄諸家詩說藏諸笥中余少過庭愛而習之獨惜大雅
以下諸篇闕弗載比長而諸家之說輟所涉覽乃竊取其
義續之己又與諸弟參訂別爲一編存之家塾用課兒輩
而門人輩遂板而行之余不能止也昔趙彞作詩細蔡中
郎過會稽讀之而歎以爲長於論衡是編也吾敢遂謂足
當帳中祕哉要以挾策而哦者得是說而存之或亦可以
備魚兔之筌蹄云爾萬曆丙午夏日

倪燦曰起元字隣初江寧人萬曆戊戌賜進士第三歷官
吏部右侍郎

蔡氏

毅中

詩經補傳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瞿氏汝說詩經世業

未見

錢金甫曰汝說常熟人侍郎景淳之子中萬曆辛丑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

沈氏守正詩經說通

十四卷

存

諸九鼎曰吾杭沈無回先生詩義妙絕時人先生中萬曆癸卯舉人詩說通自爲之序其說存小序首句與蘇子由